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十一回 裕耕堂一場惡鬧 區爵興兩次私肥

卻說貴興與勢頭不妙，忙叫喜來去請爵興，自己先與宗孔商量。此時爵興未到，一時之間，怎生應付？宗孔道：「這是她自己服毒的，又不是我們灌她吃的，怕他甚麼！」話猶未了，只見達安、達先兩個，踉踉跄跄，走了出來，達安不由分說，走到貴興跟前，兜胸一把扭住，大喝道：「我的女兒，是甚麼病死的？」只這一下，嚇的貴興唇青面白，目定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半晌說道：「我也不知是甚麼病！」達安一鬆手，趁勢把他一推，貴興立不住腳，往後倒退了幾步，恰好遇到一張交椅前面，把大腿碰了一碰，蹬的一聲坐下。達先走上去，就是兩個巴掌，打得貴興眼中火光迸射，耳朵裡覺得轟的一聲。宗孔跳起來，指著達先道：「噲！朋友！有好好的說，怎麼就打起人來！」達先喝道：「我姪女平白地被你們謀死了，難道就罷了麼？」宗孔道：「噯！你哪一隻眼睛看見是我們謀死她的？是她那小賤人……」話未說完，達先早就趕過來，照臉一拳，宗孔連忙招架，兩人就扭住撕打。宗孔覷個便，把達先當胸推了一掌，達先立不穩，倒退過去，恰倒在當中天然几上，把一個三四尺高的古磁花瓶，砰然一聲，跌個粉碎。達先順手在几上取起一塊英雄石，對著宗孔摔來。宗孔把頭一低，那石從頭上飛過，打在玻璃窗上。

宗孔順手拿起地上一個磁痰盂打去。這一打開了頭，達先也不打人了，拿起一座西洋大自鳴鐘，向天井裡一摔，砰拍拍，磕個稀爛，又把一個紫窯花碟磕成了十六八片，所有陳設的古玩字畫，打了個落花流水。宗孔此時，倒慌了手腳。裡面那二十多個何家子弟，聽見外面鬧了，也從裡面打出來。當時凌家眾強徒，見宗孔同達先撕打，本要上前相助，倒是凌美閒攔住道：「做好漢的一個敵一個，不必幫手。不然打倒了他，也沒威風。」眾人方才止住。此時看見何家子弟出來，便一擁上前，一個接一個，逐對兒撕打，把一座四柱大廳，變做了個戰場，達安只是一手執著貴興，並排兒坐著，生怕他走了。宗孔正在趕著達先，忽然後面有人，拉了一把，回頭看時，卻是美閒，遞過一個瓦罐。宗孔接來一看大喜，趕上一步。對著達先，看得真切，舉起瓦罐，照頭打去。不偏不倚，正打在頭上，砰然一聲，瓦罐破了，豁刺刺醜醜頂般淋了一身糞汁。達先不覺大叫一聲，這口一張流了許多糞汁到嘴裡，宗孔已是走遠了。達先逕奔貴興，一頭撞將過去，拿起貴興的熟羅長衫就揩。貴興此時人急智生，反一把扭住達安不放，舉起腳來，把達先一蹬，又把達安一拉，往前一送，達安跌在達先身上。貴興仍是被他拉住，不曾放手，一齊滾將下來，三個人跌做一堆，各人身上都是一身糞花，鬧了個異香滿室，宗孔拍手大叫道：「姪老爺！快脫衣服呀！」一句話把三個都提醒了，一齊脫下衣服。貴興便得飛跑，要到裡面去躲避。誰知裡面的丫環僕婦，被何家子弟，大打大鬧了一頓，趕了出來，又在外面大鬧，嚇得把腰門關了，貴興不得進去。忽又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怪響，原來上面掛著「裕耕堂」三個字的大匾，被他們用竹竿挑下來了。這一聲響，還未絕耳，忽又聽得一聲大叫道：「大家不得動手，我來也！」貴興急看時，原來是區爵興。

當下爵興一進大門，即搶步上前，將廝打的一對一對勸開。勸了這兩個，又勸那兩個，勸得那兩個時，這兩個又打起來了，好不容易把他們分開。爵興便高聲再說道：「大家不得再動手，這不是打架的事！貴興賢姪，你坐在當中來，何家各位請到東邊坐下，我們凌家人都到西邊坐了，等我們好好商量。」又叫達先也坐在當中道：「請閣下招呼貴族子弟，暫時平一平氣，有話好說。」又叫貴興道：「賢姪！你鎮壓著自己人，不許再動手。」說罷便拉了達安到書房裡去一看，見他渾身糞穢，便叫喜來打水出來，先請洗臉，又叫打開腰門去取貴興的衣服出來，先換上了。爵興先道：「令千金已經死了，並不是打架可以了事的。就是打到明天，人也不能活過來的！彼此終是親戚，這翁婿情上何苦呢！依我愚見，叫令婿好好的賠個禮賠個罪就算了。」達安一面洗臉，一面冷笑道：「閣下這話，我也聽得懂，但是閣下知道我小女是怎樣死的麼？」爵興道：「我也不仔細，只聽見去請我的人，說是服了鴉片煙死的。」達安道：「那就是了，我好好的女兒嫁給他，為甚無端端的自尋短見起來？凌貴興他不要仗著他有財有勢，好端端就可以把個老婆逼死了，卻想要拿錢來堵我的口，我錢是看見過的，可引我不動！」爵興道：「依閣下便要怎樣辦法呢？」

達安道：「既然死於非命，少不免要經官相驗，聽候官斷。」爵興道：「好！這是個好主意，我也說要這個辦法，並且也不必勞動閣下去報官，這裡凌家也可以去報得。但有一層要請教，不知報了官，官來驗了，又怎樣判斷呢？閣下雖然未必讀過律例，然而總是讀書明理的，試問驗過之後，是自己服毒身死的，有論抵的道理麼？既然不能論抵，又何必多此一驗呢？況且又是個嫁出的女兒，進了他門，兒子也有五歲了。還有一層，只怕沒有斷令婿賠償銀給丈人具領的道理。就算那縣官不講律例，硬斷貴興出一筆錢，叫閣下具領。閣下雖然得了些小便宜，然而叫懂事的人說起來，何某人是借屍詐錢的，不然，就說是賣女兒屍首的。閣下情願擔這個名聲麼？」達安道：「這總是他凌虐不堪，這裡才自尋短見呀。」爵興道：「凌虐的憑據呢？相驗起來，徒然把令千金的遺體，露天露地的、被件作檢驗一番，未必尋得出一點傷痕。況且貴興又沒有三妻四妾，有了妾，這『凌虐』兩個字，或者還可以憑空加得上去。你閣下可能指出一點證據來麼？凌虐的證據一點都沒有，這裡倒有了確鑿證據了。回來報了官，官到了，一面請驗屍，一面請踏勘，外面打得還成個樣子麼？就差房子沒有拆了，古玩字畫，又是個沒有價值的。那時分作兩案辦理，人命案子，不管怎麼辦法，自有律例。登門打架，且不論這打毀什物，貴興未必便甘心，開起價錢來，請官斷賠，不定是一萬八千，你說他值不到這個時，只要你照樣還他的東西。」

一席話說得達安無言可答，目定口呆。爵興不再理他，便到外面與貴興說話去了。歇了半晌，方才又回進來，一言不發的坐著。達安道：「依閣下說便怎樣辦呢？」爵興道：「這是閣下的事，怎麼倒問起我來！我看這件事，不容易辦。方才我出去問貴興的話，他並沒有第二句話說，只說得一句道：『我在老子前，也不曾受過這種惡氣，』正不知你們怎麼開交呢。」又冷笑道：「好沒來由，把個死人摔在牀上，直到此刻，還沒有個陰陽先生來過，不要說別的了。」達安道：「不必說了，還是請閣下代我調停下來吧。」爵興道：「怎麼調停呢？」達安道：「但憑閣下主意，我無有不從的。」爵興道：「不得閣下主意，我是無從下手的。」達安道：「我也沒有主意，只要小婿給我個下場就是了！」爵興聽了，出去把貴興拉到一旁，唧噥了一會，又進來道：「我勸解了多少，此刻他情願打毀的什物，概不追究，另外送一千銀子，給閣下止淚。」達安低頭想了一想，答應得遲了些，爵興便站起來道：「閣下肯便肯，不肯時我還有事，要先失陪了！好在閣下自姓何，貴興自姓凌，我還姓我的區，任憑你們去鬧上個亂七八糟，我正好冷著眼睛看熱鬧！」說著要走。達安一把拉住道：「閣下莫忙，我便依了。只是小女的棺殮要從豐，七七四十九天齋醮，是不能免的。」爵興道：「這是他凌家的體面，閣下放心，既承應允，就請先回府。這一筆錢我三天之內，代他送到。」達安道：「那麼我三天之內，在舍候駕，不可失信。」爵興道：「大丈夫擔當得起，哪有失信之理！」說罷，一同出了書房。達安又到裡面，對他女兒痛哭了一場，然後招呼了眾子弟，一哄而散的去。

爵興代送出大門，翻身進來，拍手呵呵大笑道：「卻被我一場舌戰，趕去了也！這件事本來不好辦，萬一他真要報起官來相驗，雖然沒有甚麼大不了的，然而這一相驗，不定要把表姪女上吊的事也要鬧了出來。我們這等人家前後不出三天，鬧了兩個自盡的，驚動官府，豈不把這面子丟盡了麼？此刻只花了二千多銀子，萬事全消了，豈不爽快！」宗孔道：「怎麼花了二千多銀子呢？」爵興道：「達安要一千止淚銀子，達先要五百，其餘他帶來的子弟，一共二十四個人，每人要五十，一共是二千七百兩。」又對貴興道：「方才他都答應了，只說明日打票子時，一千的一張，五百的一張，其餘二十四張五十的，以便他逐人分派。」貴興一一答應了，這才買棺材，延僧道，開喪掛孝，辦起喪事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